



获诺贝尔文学奖
作家丛书
第六辑
主编 刘硕良

NOBEL LITERARY
PRIZE WINNERS' SERIES

(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)

蓝色恋歌

〔法国〕 圣一琼·佩斯

管筱明 译



漓江出版社

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

第六辑

蓝色恋歌

[法国] 圣一琼·佩斯

(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)

漓江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03号

•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•

蓝色恋歌

[法] 圣-琼·佩斯 著

管筱明 译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—1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.25 插页 8 字数 216,000

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500 册 (精装在内)

ISBN 7-5407-0791-8/I·558

定价: 平 4.15 元
精 7.15 元



〔法国〕 圣—琼·佩斯（1887—1975）

（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）

· 译本前言 ·

蓝色的恋歌

管筱明

1959年秋季，法国报界每年一度地讨论起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题目来。大家关心的是，继1952年法国作家弗朗索瓦·莫里亚克获得该奖以后，有哪个法国作家能在近期内成为新的获奖者。讨论极为热烈，连莫里亚克本人也亲自参加。他率直地批评了瑞典科学院据以评奖，尤其是评选法国候选作家的原则。他声称：一个作品艰深，对大众毫无影响力或者影响力极小的法国作家，断无可能成为新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。不过他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如果我说错了，我将很高兴！”

不幸的是，莫里亚克的话果所以说错了。但又万幸的是，一位伟大的诗人得到了恰如其分的承认。1960年10月26日，瑞典科学院决定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圣-琼·佩斯，一个作品艰深的法国诗人：“因为他高超的飞越和丰富的想象，表达了对当代富于意象的沉思。”

圣-琼·佩斯是诗人的笔名。他的本名是阿莱克西·圣-莱热·莱热。他在从事外交活动时，用的名字是阿莱克西·莱热。

1887年5月31日，阿莱克西·圣-莱热·莱热出生于法属西

印度群岛瓜德罗普的一个小岛。小岛名为圣-莱热-内-弗依，风光绮丽，气候宜人，为他家所有。他父母均属于克里奥尔贵族阶层，是数代之前移居安底列斯群岛的法国侨民后裔。除了这座岛以外，还有两座种植园。他从小就生活在这热带风光和各种肤色的仆佣之间，或在空阔的海滩尽情奔跑，或在棕榈林中与侍女一同嬉戏，或骑一匹壮马，在蔗田草地驰骋，或驾一条小船，在波峰浪谷游玩，自由自在，好不惬意！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在他一生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，对他以后的想象力具有深刻的影响。可是地震和经济危机迫使他父亲把一家人迁回法国。

1899年，他进了比利牛斯山下的波城一家中学读书。接着，他到大西洋岸边的大城波尔多攻读法律。他最初的志向是当一名法学家，可是课余也写诗，并翻译古希腊诗人平达(Pindar，约公元前518—前438年)的诗作。1909年，他发表了17岁时的处女作《给克鲁索埃的画像》(Images à Crusoé)。

这期间，他结识了诗人弗朗西斯·雅姆(Francis Jammes, 1868—1938)，保尔·克洛岱尔(Paul Claudel, 1868—1955)和雅克·里维叶(Jacques Rivière, 1886—1925)。他们对他的诗歌创作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。

1907年他父亲去世。他作为长子，挑起了家庭的重担。他只得利用一笔微薄的收入来赡养母亲和几个姊妹。这期间他坚持自学，陆续写了一些抒情诗，后来收在《赞歌》(Eloges, 1911)集里。

1911年，在保尔·克洛岱尔的影响下，他决定投身于外交事业。他去西班牙、英国、德国等地旅行，实地考察矿业、工厂、港口、商界和银行。这些旅行开阔了他的眼界，加深了他

对世界的认识，也使他认识了一些举世闻名的人物。如在伦敦他结识了泰戈尔，对泰氏的作品钦佩不已，便鼓励安德烈·纪德(André Gide, 1869—1951, 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)将它译成法文。

1914年，他通过了外交考试，开始了职业外交官的生涯。1916年，他被派驻北平，一住五年。足迹曾至东北、朝鲜和内蒙古。1921年回国时，行李箱中装了一些手稿，其中有一部《远征》(Anabase)于1924年出版，署名为圣-琼·佩斯。

为什么用这个笔名？它有什么含意？评论家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比较使人信服的一种说法是，“圣”代表了他对一种苦行，一种没有上帝的神圣境界的向往。当他一丝不苟地进行诗歌创作时，当他孜孜不倦地进行语言上的探索时，当他在戈壁大沙漠长途跋涉时，当他独自在大西洋驾一艘帆船远航时，他心中难道没有怀着一团神圣的火吗？“琼”是个英文名字。这或许表达了他对说英语的美国人的喜爱，或许只是使名字增加一点异国色彩。“佩斯”则含义丰富，既是古拉丁语中诗人的意思，又是波斯的国名，使人想到那辉煌富丽的东方文化；它还是深蓝色的意思，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的眼睛正是这种蓝色，大海也是这种蓝色。考虑到诗人在作品中反复歌颂蓝色的海洋，蓝色的天空，被蓝色的海洋包围的海岛，蓝幽幽的棕榈林，紫蓝色的远山，因此，给本诗集取名为《蓝色恋歌》，想来不会违背诗人的意愿吧。

1921年，他结识了数度担任法国总理和内阁部长的阿利斯蒂德·白里安(Aristide Briand, 1862—1932)，很快成为其亲近的同事。白里安任命他为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。白里安死后，他升任外交部秘书长。他在这个职位上一干数年，参加过两次

· 译本前言 ·

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许多重大外交活动。从1936年起，他就反对向法西斯妥协的安抚政策。1940年，德军侵入法国，他拒绝与敌合作，逃到美国，被通敌的维希政府取消国籍，财产被没收，在巴黎的寓所被盖世太保洗劫，存在那里的手稿丢失一尽，再也无法找回。

自担任外交部官员以后，他就退隐文坛，不发表任何作品，也不将过去发表的作品重印，因为他认为此时的任何文学活动都与他的新职务不相容。流亡美国以后，外交官的生涯便告终结，于是诗人的生涯得以重新开始。1941年2月，他担任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文学顾问。于是诗情又开始从他的笔尖下源源不断地泻出。1942年3月，《流亡》(Exil)在芝加哥的《诗刊》发表，随后被法国、阿根廷、瑞典等国多家刊物转载。1943年写的《给异国女人的诗》(Poème à l'étrangère)和《雨》(Pluies)，1944年的《雪》(Neiges)合辑为《四首诗》，发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1944年出版的《法国文学》上。以后这四篇又被收入《流亡》集，在法国出版。1945年，他写出了《风》(Vents)。这首长诗于1946年在巴黎出版。

1957年，他完成并出版了他战后最重要的作品《海标》(Amers)。这首长诗他构思了七年，其中许多片断陆续续在报刊上发表。这时他的生活变得安定。法国已于1945年光复，他的国籍也已经恢复，并于1950年获得了退休的权利。于是，在阔别十七年之后，他归国观光，从此就轮流在美国与法国生活。

1958年，他与杜勒斯·罗素(Dorothy Russell)结婚。1960年，他出版《纪年诗》(Chronique)。1962年，发表了《鸟》(Oiseaux)，以后陆续写了一些短诗，于1971年结集出版，集名为《唱给二分点的歌》(Chant pour un équinoxe)。

1975年9月20日，他与世长辞。除了几家文学杂志出了纪念专号以外，在法国并没有引起震动，也未引来声势浩大的评论。但他并不是转眼就被大众遗忘的诗人。十几年来，关于他的著述出了不少，真实地再现了他的形象，如独自驾船航海，骑马远游，在散步中观察鸟类生活，收集植物标本，如饥似渴地阅读与法学平行的其他科目的书籍，如哲学、诗学、人种学、人类学等等。它们也向我们展示了他的爱好：他喜欢海岛、沙漠，厌弃城市和封闭的空间，他喜欢游牧生活，不喜欢定居一地，他喜欢颜色、气味，这些在他的诗歌里被表现为吉祥和不吉祥的两极。他身上流着属于西迁大西洋的水手和冒险家家族的血液。这是他诗中一个主题的来源。这个主题处处都在：朝向西方。所有这些，揭示了他与他的作品、与世界的关系，使我们深深感到：他本人就是他的作品，他的作品就是他本人！

圣-琼·佩斯的诗歌创作是以质而不是以量取胜。瑞典科学院常务秘书奥斯特林在授奖辞里提到的六部作品，可以说基本上展现了圣-琼·佩斯的整个创作情况。译者便是根据授奖辞编选、翻译本诗集的。其中《赞歌》集选译了《歌颂童年》一组，其余都是全译。圣-琼·佩斯的诗写得较为艰深，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，译者不揣谫陋，试作解释如下：

《歌颂童年》写于1907年，由六首诗组成。诗人在其中以明亮的色调、客观的笔触，为我们描绘出在热带的乐园里度过的童年生活。那里棕榈亭亭如盖，浓荫蔽日，生长着怪异的动物，那里“大地希望更晦暗，天空希望更幽深”，那里“参天大树……在天宇系结理不清的契约”，而“贪婪的花朵吞食我美丽的绿昆虫”。孩子在女佣和保姆的陪护下，就在这幸福的

地方游戏。那“皮肤发亮的高大姑娘，在颤抖的你身旁，扭动她们发烫的大腿……”整组诗充溢着一种和谐的美。“野鸽和一只在野外踟蹰的雌猫，穿过苦涩的叶簇，”“一个个粉红的、翠绿月亮，像芒果挂在叶簇之间”。在海与岛，海与人之间，也构成了一幅幅和谐的图画：高高的木屋向着岛屿，岛屿向着大海，海水映着蓝天，以至于间间房里都有一角蓝天。这样的童年是多么幸福，多么惬意！可惜时光流逝，童年已成为遥远的记忆。诗人只好发出感叹：

除了童年，还有什么已不复存在？

如果说《歌颂童年》是一首描绘性的诗，那么《远征》则是一首创造性的诗。因为《歌颂童年》里的情景都是实有的，诗人只须把它们拿来描写就是，而《远征》则完全是虚构的。它表现的是一种征服的意志，一种探险的爱好。诗中的“我”是一个帝国的统领，他率领的远征气势磅礴，令人想起亚历山大、色诺芬和成吉思汗的远征。全诗分为十篇，前后各有一支短歌。序歌主要点出远方的召唤和远征的开始：

……于是传说起另一些省份合我的意……

外省轻风吹荡，我们一路上多么自在……

在第一篇里，征服者描写了驻地的风光，并交待自己的意图：

……早晨的武器绚丽多彩。那大海亦是壮丽无比。没有扁桃

的大地任我们的骏马驰骋，对我们而言等于澄碧无染的玉宇……

……我打算生活在你们中间……

第二篇只是个插曲：在等待出发中的小消遣。

第三篇描写实现伟大的计划中必不可免的魔法和巫术活动，自然力也在其中得到描写：

……滚吧，太阳，我们为你而惊愕！你竟对我们说了那样的谎话！……

……江河在河床上奔流，如同妇人的呼喊……

疑虑消除之后，便开始兴建城市。第四篇描述的就是这方面的

……于是航海者发现，大陆从低谷直到山巅，旧貌换了新颜……

然后是落成庆典：

……明朝是节庆……

黄色的城市罩着阴影，家家窗口晾出姑娘的短衬裤……

可是城市建起来后，征服者又耐不住平静而孤独的生活，他渴望新的征战（第五篇）：

……我们的思想早已在别的城下宿营……

• 译本前言 •

第六篇是一首颂歌，歌颂已经完成和尚待完成的业绩，歌颂权力和梦想，歌颂过去和将来的征战；幸福之种在一处播下，将在另一处收获；过去的艰难困苦已经忘却，将有新的磨难来替代它们。

第七篇写统领决心开拔：

我们不会永久居住这黄色的土地，尽管它是我们的乐园……

在决心下定的刹那间，他好像忘记了孤独，突然间被驻地的美景所陶醉：

……辽阔的大地在它的空地，铺天盖地翻滚着它灰烬掩盖的残炭……大地长出了新草，……而老天从一株独树的绿色海绵中汲取紫色的精液……

第八篇写征服的队伍重新开拔。

第九篇描写新发现的国度。那是一方虚幻的然而诱人的土地：

……妙龄女郎！一国风土都染上她们的香气……

于是浮现出与女人共度良宵的种种愉悦。可是这都是虚幻的，“眼下仍是白昼！”

第十篇写征服者建立的帝国的极度繁荣。各色人等：“食昆虫、水产的，贴膏药、携钱财的！务农的和浪荡的……”都

从征服中获得好处。在这川流不息的人流中，诗人正式出现，他“穿着晚服，挨次果断地回答听众的提问”。他支配着人与事物，左右着情节和情绪。他点明这一切并非实有。然而这一切又是可能实现的，它值得歌颂：

……梦的可耕地！谁说起建设？——我看见大地被分成一块块广阔的空间，而我的思想却一直挂记着航海人。

结束《远征》这首诗的短歌，以征服者的口气提起诗人，似乎怕他被人忘记：

……不过关于我那诗人兄弟我获得一些消息。他又写了一篇十分美妙的东西。而且有些人已经读到……

可惜这篇十分美妙的东西，人们过了十七年才读到。这就是《流亡》。

因为《流亡》发表于作者流亡于美国期间，有人便断言这是描写作者个人命运或法国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的诗。对此，圣-琼·佩斯在《关于诗的谈话》（发表于1960年11月15日《费加罗文学报》）里明确指出：“《流亡》并不是描写抵抗运动的。这首诗反映的是人类命运的永恒的流亡。一首没有来源、没有内容的诗。”

第一节，诗人描写流亡的环境：

门朝沙滩敞开……星辰在门槛石上遭受车轮刑……闪电一阵阵痉挛……

……我选定一个若实若虚的地方，恰如季节的枯骨场……

这个地方是诗人的流亡地，也是他将刻上诗歌的地方。

第二节，表明写诗的目的：

……这支清越迷人的歌，不献给任何地方，不载入任何书页……而是给流亡的浮沙献一首出自虚无由虚无构成的伟大诗章……

因为流亡并非可耻的事。“在当今之世，……奉承尤里乌斯家族的风气已经衰微，攀附僧侣种姓的联姻日渐减少”。而且，流亡自古就有，“流亡并非始自昨日！”丝毫用不着羞愧、失望。

第三节，诗人既然接受了流亡，习惯了流亡，便开始写诗歌唱流亡。诗人沐浴着长风，观看汹涌的海浪，谛听那不息的喧闹，内心浸透那“在全世界游荡”的情感，于是陡然间，一切都成了他的“力量与存在”，于是，用“生命滋养的”诗，在诗人的母腹里躁动。

第四节描写作诗的痛苦。“是谁在拂晓前……为我呐喊？”

诗人把灵感、佳句比作大姑娘：“那个在翅翼的呼呼声中去别人家造访的大姑娘是谁？”

诗写出来后，并未受到优待。这“熬夜的灰烬之果……天亮前已被抛弃……”

但是诗人并不灰心，“还要构思一首可以磨灭的伟大诗篇……”

第五节写诗人梦中回到故国的情景。“在那儿，在时光的

流逝中，与瘦果、按蚊、茅舍和沙滩，这些最卑微、最虚幻之物为伴”，让人感到“心灵的自在”。猛然间，“一声惊呼通报奇迹降临：啊，奇迹！让人含泪欢笑，欣喜不已。”是什么奇迹？解除流亡，获得自由？诗人来不及描写，因为“那是什么，突然间想象消失？”因为“白昼已经像奶一样稠”。

第六节写诗的对象。“……深更半夜在石廊漫步，想评价一颗美丽彗星的种种称号的人；两次战争之间，守护巨大的水晶透镜、保持其纯度的人……”等等，都“不需要我的歌”。那么，是谁需要呢？是有钱人吗？不是：“我们城边游移不定的客人，你切莫跨过劳埃德们的门槛，你的话在那里没人听，你的金子没有成色……”

第七节回答了上面的问题。谁需要歌？流亡者的母亲和妻子。诗人安慰母亲，劝妻子不要因丈夫人去床空而生气。

在想到母亲、妻子，流亡者心中自然泛起柔情。但是，流亡者是为真理、正义而斗争的，不可为儿女之情放弃神圣的事业。于是诗人代流亡者发言：

……住嘴吧，软弱，还有你，夜里夫人的馨香……我将沿着不可剥夺的大海，重新开始我努米底亚人的奔跑……我们的思想奔向尸骨累累的道路上的战斗……

他们的动力，正是来自高贵的爱情：

在深渊的阴凉里嗅出新思想的人，在未来之门吹响号角的人。

知道在流亡的沙滩上，高贵的爱情在闪电的鞭挞下盘成一

团，发出声声呼啸……

《歌颂童年》写的是快乐的人生，《远征》歌颂的是人支配自己的意志和行动，《流亡》写的是人精神和肉体的痛苦，而《风》这首长达二千余行的诗，歌颂的则是大自然，是大自然的元素，大自然的伟力。风从地面刮起，在平原疾驰，在山区奔突，有时它悄然低语，有时它放声高歌，有时它不宣而至，有时它倏然消失，它摧毁旧物，它建设新的世界，它就是生命本身，因此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风》是一首生命的颂歌。

第一章展现的是一种荷马史诗般的壮阔场面。在世界上，风支配着人类，支配着万物，支配着语言：

这是在这个世界所有表面刮的疾风……闹着整个物的世界……在我们竞技者、诗人最伟大的诗句上……在所有必亡的事物上……

如风一样，作品也不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产生；它存在于一切时代，至多它不过按旧日的习俗复苏罢了，

……要在此刻诞生，你们的时间如此少！

……用内脏、呼吸和呼吸的颤动作的占卜！……神对我诗予以厚爱！

风既是一种混乱和巨大繁殖力的象征，又是一种不甚清楚的伟大的本性的征兆。在精神的王国里它强大但不公正，庄严但不凶猛；风也是侵蚀的原因，又是地理的要素。它有千种面貌。

它吸呼起来，把石头从山岩上剥落，把树叶从树上吹落，把劣诗从佳作上汰除：

……这是十分巨大的力量，它们在这个世界条条小径上增强，它们从凌辱和不和的场合获取先于我们诗歌的源泉；

……在精神更糟的混乱中，它们创立一种崇高的新风格，它将使我们未来的行为变得高尚……

……它们用新观念骚扰台风的黑绒团……它们让神的石像睡在自己脸上……它们解放了荆棘和国王们的地砖下的泉源……它们支持石的愤怒，助长火的争吵……它们附在牧人和诗人的脚步上……

……当它们把死的作品与活的作品分开时……它们便以希望的梦来给我们解热……

乍一看去，风是专横的、凶猛的，把一切都搅进不和之中。但这只是一种错觉。它很快就显示出它是一股积极的力量，是真正的自然法则。“一切都要重新评价。一切都要重新述说。”诗人惊呼道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从风的角度来看，流逝成了一种高尚而明智、合乎自然法则的办法：

……消失吧！消失吧！活人的话！

接受风，就是接受自由自在的生命，就是放弃任何受限于一时、一地、一种方式的生活：

……我们被匆匆忙忙地解救。处处透着焦急的气氛。

……如果我们身边某人脸上缺乏生气，那就让人迎风扳起他